



“长公主，向晚露寒。起驾回驿馆吧。”侍女小蛮一千人等，拜首在关城城楼上。“交！”关下瓮城，一队士兵正吆喝着口令，从雁门山那一头的落日中列列走来，与城外的一队士兵换岗。城下，一个军官抬头看见楼上立着的那位神色悲戚的贵妇，大惊失色，但又继续正色操令：“交——”

目送队列远去，那个军官大步登上关城，行以大礼：“长公主。危时不登高楼。众人都不知长公主亲临雁门。长公主，起驾回驿馆吧。”“平之？是你吗？”听得来人声音，贵妇收回那俯瞰崎岖山路的目光，半信半疑回过头。

驿馆公所内，油灯如豆。卸下盔甲的代州戍关武官许平之，在轻拢慢捻的琵琶曲中，酒过三巡，但仍面不改色，自酌自饮。二更天，关外加急战报也来了两回。长公主在主席上，痴坐良久，杯中的葡萄玉液只动了少许。

“我所思兮在雁门，欲往从之雪雰雰。”见长公主轻吟着汉朝张衡的《四愁诗》，弹琵琶的官伎翠儿亦步亦趋改了弦章。“呵。”长公主骤然息声，却又凄然一笑，像是自问，又像是问许平之：“京城一别，可是旧愁又添新恨？”

许平之把酒杯一放，黯然道：“平之只求平定突厥后，能再去公主府做幕僚……”“可牡丹，不过是太上皇十多个女儿中微乎其微的一个！”长公主叹了口气，令左右退下：“当年，你一句‘玉面虎步嗅牡丹’已是让太上皇大怒。而后，你私通继母，又被你那位股肱大臣的父亲上奏皇上，于是你被贬滴边关。太上皇眼里，皇上眼里，你左右都不能奉承。这几年，你可曾改了？”言罢，长公主合着眼泪，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。

崇山峻岭中的关隘，寂静得只剩夜枭林间“咕咕”的鸣叫。许平之回到屯兵之处，宽衣脱帽，一头白发枕着一床月光，在一场暗战前的夜里睡下。

这一夜的明月，也照亮了驻扎在数百里外的云中县的大唐军营。这支平定突厥的军队，在关外周璇已数月，准备班师回朝。营帐内，行军大总管将缴获的珍宝交予汉族和少数民族军官们分享。安国公、行军总管阿史部，背对着几案上堆积如小山的赏赐，一人在自己营内独坐。

平高昌，击辽辽，征龟兹，当年的突厥世子，如今的大唐驸马阿史部，十年中原称臣路，每一步都是为了清除突厥周边的不安宁因素。如今，只剩龟兹，成为拉锯战上的最后一块硬骨头。“等到龟兹得以安抚，该是我阿史部带着公主寻访敕勒川，牧野苍穹之时吧？”想到这里，阿史部闭上了眼睛。

不知怎时，营帐外已是火光冲天，叫声一片。一会，部下慌乱进帐来报：突厥士兵与唐军士兵发生争执，打了起来，云中城外，又有一拨突厥乱军叫阵……阿史部直奔行军大总管帐中汇合，人影幢幢下，将涉乱的几个营帐围得铁桶似的。而守城的士兵，以弓箭木石，将城外突厥乱军打得七零八落。夜黑风高，对方也不敢恋战，不久，云中城内外就恢复了平静。

凌晨军队开拔前，士兵将一个随军的突厥女子绑了，推到众人面前。“就是这个女人，在士兵论功行赏时，侍酒不均，引得士兵争执升级。”“兇儿？”阿史部定睛一看，甚是惊讶。几个将士已跪下：“内江之时，为何又兵临城下？此事蹊跷，请行军大总管明察。”闻听此音，阿史部也单膝跪下：“昨日之事，是否为内江，还不能定论。几个营帐的士兵性命攸关啊，大总管！”

几番日升日落，长公主牡丹终于在雁门关城楼上等来了驸马阿史部的身影。看着英姿飒爽，骑在高大骏马上引领威武之师，徐徐行来的驸马，想到许平之平添的几许白发，往事纷纷涌上心头。牡丹一时分不清，她是那个与玉面郎醉卧花阴两无猜的小牡丹，还是十年前那个芙蓉暖帐度春宵的长公主。“长公主！皇上的密令已到。”小蛮突然来报。

“求证皇上的密令？”长公主牡丹与驸马阿史部久别重逢，见面却是如此微妙。紧接着，兇儿的吼叫击溃了长公主牡丹的最后一丝骄傲。

“阿史部！你可记得我们的塞外之约？阿史部！谁是你马背上的羔羊？我处月部落郡主兇儿，不服！不服！”在见到清丽的长公主牡丹之后，加上一路上关进蒙上红布的笼车所受屈辱，兇儿全然崩溃，声嘶力竭，将之前记下沿途地理特征、丢下情报的事，全盘托出。

驸马府置妾，买胡姬，往日都由着他去了，今日却见是和别人的十年之约？此时，牡丹不得不问：“你和她的塞外之约涉及军事吗？”阿史部点点头，但又摇摇头：“十年前，我只是突厥部落一个流离的世子，十年免税也不能拯救我日渐衰落的部落，只好放马在处月边境。而她，郡主兇儿，给过我藏身之处。那时，我约定，能偏安突厥东部便去找她。谁会料想，十年后，在平定突厥的路上遇上她。我现在，只愿她能安好。”

“偏安突厥东部？皇兄正为这个不放心你呢！你何以自证清白？”牡丹拂袖而去，走向关押兇儿的房间。打开昏暗的房

间，兇儿睁着一双杏眼愤怒地看着牡丹。牡丹看着这个在塞外等了十年，由一个小女孩子变成一个女人的郡主，忽然心生怜惜。

“郡主，不知可听我一言？其实，所谓塞外之约，不过是小儿女私情罢了。我们鲜卑血统的女子，自前隋独孤皇后开始，又不是没有妒妇之名。今天，我以善妒之名，把这件事当作家事给处理了，化干戈为玉帛，不是很好吗？”见兇儿一言不发，牡丹停顿一会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云中城外的突厥乱兵可是你外应？”

翌日，依旧是蒙上红布，载着兇儿的笼车驶出了雁门关。长公主牡丹安排随行人员：“提防她沿途打探军情。出了云中城百里，放了她，再给她一匹马。”

牡丹安顿完毕，却见许平之来告别。“你要去哪里？”“去西域。”“西域？”

三十岁少妇模样、眉头紧锁的牡丹，许平之可是从未看过。看着看着，许平之的眼角竟是湿润。过了好久，许平之回神，叹了口气，“从大唐的东边，再到大唐的西边，我许平之离长安，是越来越远了。”

“可是，平之，你别走，我还有一事不解，突厥乱军为何会出现在云中城外？”牡丹她抬头看着身旁沉默不言的许平之，眼睛里多了些迷茫。“牡丹……”许平之嘴唇嗫嚅，最后还是说了声“保重”。

离开雁门回长安的路上，阿史部与牡丹避开众人，单骑匹马走了条小路。马背上，阿史部问牡丹：“我只是你兄长大唐版图上的一个棋子吗？”“不，你是我的驸马。家、国、天下，你样样都有份。”“可是你呢？”“我？”牡丹侧脸看了看阿史部，低头拉了拉马缰：“我也是你的。”阿史部拥着牡丹，却不忍告诉牡丹：傻瓜，皇上的密令一是叫你等来试探我，二是让你来和许平之告别的。当年，如果没有许平之与继母之事，你怎会下嫁于我？

“我所思兮在雁门。欲往从之雪雰雰，侧身北望涕沾巾。美人赠我锦绣段，何以报之青玉案。”几个月后，许平之过长安，出阳关，在西去龟兹的路上，吟着这首长公主牡丹在雁门没有念完的《四愁诗》，迎来漫天飞雪。跟随许平之的，只有雁门关的官妓翠儿。

两年后，担任行军大总管的阿史部率部，与在龟兹做内应的许平之一起，智取龟兹。许平之死于牙帐之乱。

又数月后，病重的皇上把太子叫到跟前，嘱咐道：阿史部，你姑父，留着给你用。

皇上驾崩前，阿史部哭求殉葬，被拒。



衡阳全搜索网同城婚恋平台

(jiaoyou.hyqss.cn)

专注于 70.80.90 后的纯净征婚交友机构

未婚女 92 年 1.63 米 硕士 独女 政法系统公务员 不施粉黛 肌肤秀美 滑腻 长发披肩 性格好 实在活泼 喜旅游 唱歌 看电影 愿你我能共同用心感受生活中微小的感动和幸福
TEL: 2560106

未婚女 88 年 本科 1.62 米 工学院老师 硕士 典型“双鱼”座 天生浪漫且富有幻想 天真可爱 有充满积极向上的热情 渴望被别人保护 并习惯依赖他人 喜爬山 户外 看书 电影 觅一个能让我欣赏你 崇拜你的男孩
TEL: 18173422811

未婚女 85 年 1.62 米 水务投资集团财务 荞麦肤色 大眼美女 爽朗热情 有一颗宽容的心 喜打球看书 希望遇到见到才想结婚 嫁了从不后悔的人
TEL:2517710

离异女 76 年 1.61 米 广铁集团大专 有车房 孩判对方 优雅时尚 柔媚可人 大方得体 懂得珍惜 懂得

看轻 懂得担当和责任 喜看书 旅游逛街 愿你我能有后半生精彩的生活
TEL:13762409085

未婚男 90 年 1.70 米 本科 村官 独子 清秀温和 有主见 考虑问题周全 上进心强 事业心强 喜写作 旅游 打球 看书 愿望邂逅你在 2016 年的盛夏
TEL:13307470737

未婚男 88 年 1.78 米 市政法系统办公室 本科 独子 父为老师 母做生意 高大帅气 有车房 秉性纯良 阳光爱笑 无任何不良嗜好 喜跑步 养狗 运动 喜欢成熟有阅历的女孩
TEL:18173422811

未婚男 81 年 1.72 米 名校毕业 现在高中课外辅导培训学校 沉稳安静 生活简单 没有纠缠不清的故事 事业有清晰目标 性格不急不慢 能做一桌香飘四溢的饭菜 愿你的美丽能让我的骄傲 放在你的脚下 让你裁决我整个余生的命运 愿我们简简单单 唱

一首歌 爱一个人 过这一生 恬淡宁静 从容不迫
TEL:13762409085

离异男 79 年 1.70 米 孩判对方 从事建材营销工作 干净清爽 看起来很舒服 有房 对朋友重情谊 孝顺有礼 每年会带父母出去远游 我们肯定会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
TEL:2517710

单身热线:0734—2560106
18173422811
QQ:203296377
地址:衡阳日报社(环城北路 3 号五一文楼上)7 楼 702 室
加入单身微信群 13762409085,有大量会员本人照片与详细介绍

衡阳最幸福的工作就在这里：
全搜索婚恋平台向全城招聘
红娘二名：28 至 50 岁，热情大方 有亲和力
电话：13307470737

向着阳光奔跑

谢冬梅

种了五盆蜀锦。绿色的叶，纸扇大，附有绒绒的毛，刺人，像拿着刺刀的卫士。叶片厚实，阳台上，便满是绿，像一条河，拼命汹涌。偶尔有阳光穿进来，绿色的河水透亮透亮，那种生机，惊得人心怦然。

养花的乐趣，不仅是花，也有叶。叶的美好，同样能激起心灵的涟漪。那茂盛，更让人心在任何时候都能感觉到富裕。

蜀锦慢慢长高，叶片逐渐变小变稀疏。长到顶尖处，叶片只有拇指大小。一节一节的叶片枝桠旁，长出花苞，三五几个，小茎托着，似围棋棋子，由绿叶小片小片紧紧扣着。

花苞一日一日鼓胀。终于，从叶里跳出来，满身满脸，涨得绯红。花瓣紧密相依相叠，像手工课时，用粉红或艳红的皱褶纸做出来的花，假的似真，真的似假。

花朵开在枝上，静静的。可是，它哪里是静，它在蓄着劲，欢快而又热烈，向着阳光的方向跑去。开花时，就已选定阳光的方向。五棵蜀锦上，朝室内开花的几乎没有，朵朵扭转头，向着阳光。向着阳光还不够，又一朵朵，压着枝干，穿过防盗网，完完全全盛开在阳光下。

花朵不像叶，只等着阳光来。

等待太被动，命运不在自己的手里。等待偶尔也能得到一点阳光，那灿烂，太短暂。花是主动的。来了，就绝不白活。只要认定了方向，便倔强地，拼尽全力，朝着目标奔跑。

在我的生命中，有这样一个女子，如花的容颜，在如花的年龄，因为缘分和我成了亲人。她的好呀，是花所不能及的。可是，也因为缘分，她成了我亲人般的朋友。

由于生活的变故，她停薪留职出去打工。没有哪个女人不爱美，即便是已美到极致的女人，仍然在不停地追求。锦上添花，美上加美，没有人会嫌弃。她真的很美，因为她的美，一家整形美容医院高薪聘请她。当然，她本身的专业也是学医的。

她在那里打工，又有着极好的脾气，全院上下没有不喜欢她的人。女人，尤其是美丽的女人，最容易成为男人追逐的目标。

面对众多的追求者，她都选择拒绝。她有自己的秘密。十四岁时，正读初二，她爱上一个男孩。不管父母如何反对，她倔强地认定自己的方向。去男孩的家乡继续上学，初中毕业后上卫校，卫校毕业后在男孩的家乡找到工作，然后结婚。一切都很平淡，她的一生，仿佛已成定局。

是命运吧。她还那么小，除了爱情上的坚定，对生命中太多的事物一片茫然。读卫校时，她怀孕了。可她的父母坚决反对她未婚生子，她虽然不同意打胎，但只要父母不反对她与此男孩在一起，其他的事，她依从父母。

结婚了。她，她的父母，还有男孩和男孩的父母，悬在心头婚姻的重石终于落下，就只等生育育女，安度一生。

不久，女孩怀孕了。可是，六个月，胎儿自动坠出。还年轻，大家除了惋惜，更关心她。

又怀孕了。才三个月，自动坠落。她的孩子，她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，都没有和她见上一面，就弃她而去。

她那么喜欢小孩，亲朋好友的孩子，也没有一个不喜欢她。可别人的孩子终究是别人的，不会叫她“妈妈”。她想要听到自己的孩子叫她“妈妈”。她的孩子呢？

三次怀孕以后，许多年里，她再也没有怀孕。男孩一家决定去领养孩子，她不肯。她知道，男孩是独子，香火的传承在农村的观念中仍是牢不可破。

没有孩子，即使再爱，她仍然决定离开。

十四岁呀，那么好的爱情，那样的倔强。十多年后，不是因为不爱，而是因为太爱，才要离开。爱到深处，没有了自己，只有爱人，爱人好，自己才会好。

她带着爱情，带着深深的眷恋，离开了相亲相爱共同生活十多年的男孩，离开了她原本以为是一生的家庭。

家庭不在，可她心中的爱，是完整的，是她一辈子要守护的秘密。

我和她一直有联系，微信里，常能看到她的消息。

在工作上，她的技术与业绩赢得了老板的肯定。后来，她被送去深造。再后来，全国各地，她常会做为老师被派出教学。

生活总是这样不尽如人意，它有挫折、有绝望、有悲伤，但它还是有鲜花、有阳光、有希望。像一朵花一样，扭转头，朝着阳光的方向奔跑吧。

早些天，看见她的照片：一大片蜀锦花海下，她张着双臂，扬起头，迎着太阳，黄色的纱巾在风里舞。

她比以前更美丽了。美丽的脸上，笑容在荡漾，荡漾，如水波般，一圈圈晕开去。最后，竟分不出是她还是花。

写给 2688 文化创意园

麻安田

一大片阳光
在我面前慢慢移动
将我的初访和惊叹
引至绿荫之下
请来一杯咖啡
不要加糖
我喜欢用苦的原味
孵化内心的清凉

一座老厂房
铁门上焊着铁质口号
闲置多年的时光
已有斑斑锈迹
感谢一群钟情文化的老板
用超人的目光
将白沙洲欧水岭擦拭得锃亮
然后将一个梦
安放在这里
看她生根开花